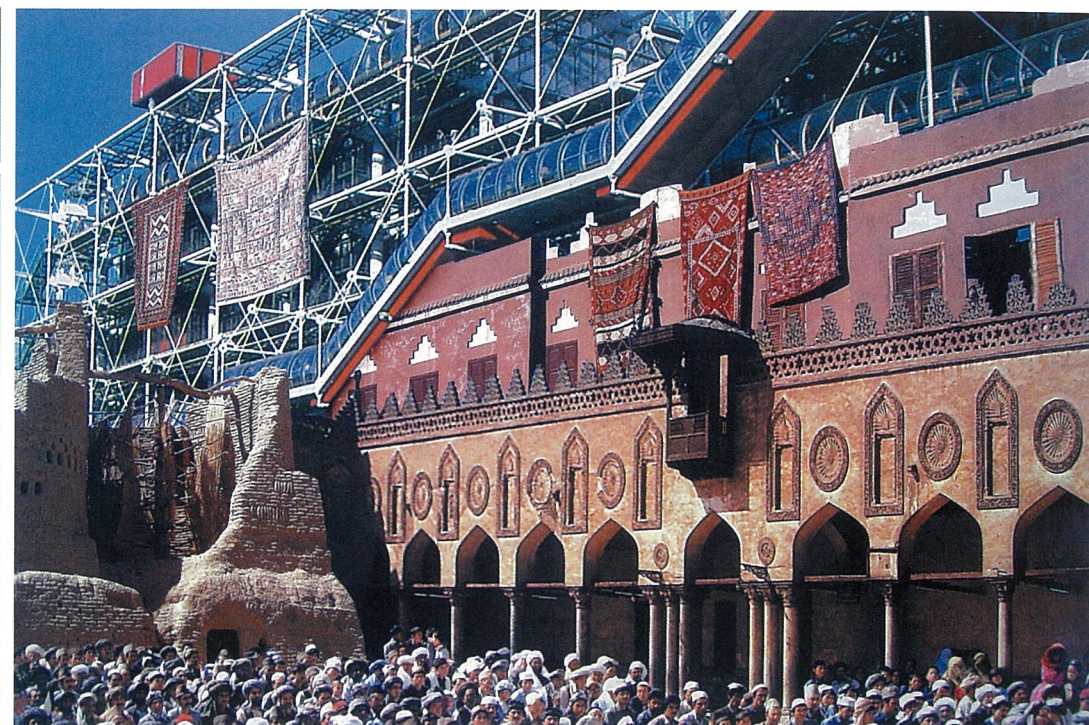




展览现场



束状的意大利面条 综合材料 默杜萨



未来的见证 摄影 阿扎马佐瓦 艾夫佐威奇 斯维亚茨基

重新看世界——访谈图卢兹现代艺术馆馆长

Review the World-Interview Curator of Toulouse Modern Art Museum

◎ 本刊编辑部 Our Editorial Board

2005年10月，作为中法文化年的交流项目之一，法国图卢兹文化周以艺术家的涂鸦绘画、导演的精彩短片、DJ的发烧乐调和舞者的律动脚步，在这个细雨霏霏的季节来到重庆。在四川美术学院内外，铺天盖地的宣传海报一扫阴霾的低气压，持续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眼球，营造出身在其中的现场感。名为“重新看世界”的展览携安迪·沃霍尔的真迹飘洋过海，从图卢兹现代艺术馆一路来到重庆美术馆，展览更因开幕式上重庆市长的亲临而占领了当日新闻的头版头条，在大众的心目中陡然变得重要起来。而同样在四川美院内，比邻着重庆美术馆的坦克仓库艺术中心里，大大小小刚刚开放的工作室和一系列法籍艺术家的户外活动，更抢去了停放在一旁的标准件——一辆货真价实的坦克的风头。在坦克仓库艺术中心第041号《当代美学家》的艺术空间中，我们对这次展览法方的主要负责人、图卢兹现代艺术馆的馆长帕斯卡·皮奎进行了访谈。

本刊编辑部（以下简称“本”）：当代国际艺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但实际上，能真正展开互动并实际收到效益的，却远不如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热闹。作为一种国家文化策略，政府的主导作用往往比艺术家个体的积极努力来得更为有效。例如最近几年来在文化方面崛起的韩国，它们的艺术扩张主要就是政府行为。因此，作为中法文化年的一个交流项目，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图卢兹当代美术馆是如何参与到其中的？你们的政府和文化部门对此采取的态度又是怎样？

答：图卢兹现代艺术馆这次能到重庆举办展览，其实最初是以民间交流形式展开的文化活动。当时有一批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来到图卢兹，对我们的展览十分感兴趣，当即提出邀请我们到重庆美术馆来举

办展览。这在当时是完全出于自发的行为。后来经过双方的共同协商，包括对展品的挑选——我们决定携艺术品前往。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政府对此非常的支持。这次跨国展览所需要的所有经费，全部来源于图卢兹政府，包括工作人员往返的费用。除了经济上的支持而外，政府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隐性的帮助，例如作品的出关、运输，等等。没有这些，单靠艺术家自身或美术馆之间的力量，这个项目的确是难以想象和成行的。

本：当代艺术在今天，其内容和形式都已经超出了人们传统的审美和常规的想法。不可否认，它同时有着多元化的评介视角。但是，这样的多重标准，却被龙蛇混杂的部分艺术家们利用。在“艺术的名义”下，实际上有很多急功近利的人，他们的作品既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也不具备文化上的价值。作为图卢兹现代艺术馆的馆长，您是如何认识当代艺术的？你们在选择艺术家和收藏艺术作品时，最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

答：我本身是学艺术史的。在我看来，当代艺术在今天，它的内容和形式固然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交流中产生并得以实现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结构。作为艺术机构，我们选择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过程，不是我个人好恶在起决定，而是艺术馆的各个职能部门，他们分别从自己负责的研究角度提出专业意见。最后的收藏实际上是综合考虑的结果。但总的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考虑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以及作品在当代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文化上的标准，而不是市场和经济的因素；第二，考虑作品与今天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对应，是不是反映了这个时代特定的主体内容和

精神内涵；第三，就是综合上面两点，看它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是不是衍生出了自己的意义。

本：在这次的展览中，我看到一些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例如严培明的绘画，你们选择收藏的是他的伟人肖像作品。这就包含着非常强烈的意识符号。能谈一谈今天你们在选择中国艺术家时，最看重的是否仍然是不同文化的政治背景？是带着你们对其他文化的想象来寻求与你们自身不一样的对应面？如果不是，那你们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

答：实际上，我与严培明已经认识有二十年了，我对他的创作十分熟悉。我们选择收藏他创作的“毛主席像”，而不是其它作品，的确有着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的考虑。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家在法国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三类：已经成功的、正在努力的、不入流的。而严培明所描绘的伟人肖像，是中国的精神领袖，他能从根本上将这三种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背景。因此，尽管今天中国的艺术背景有了变化，但我们依然选择了一些特定的艺术作品。肯定的，我们在认识中国艺术家时，文化的差异依然是重要的。例如我们收藏中国艺术家王度的作品，还有我个人很喜欢的陈箴，我觉得他们都反映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在对待国际问题时的独特视野。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潜力的，但这种巨大的能量似乎还没有完全地展现和释放。

本：法国在世界现代艺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诞生了很多决定着当代艺术发展进程的艺术大师，例如被誉为“现代主义绘画之父”的塞尚就是法国人。但是，自二战之后，艺术中心就不再是巴黎。在



展览现场

今天这样一个争夺文化制高点的知识经济社会，你如何看待这段不断被改写的艺术历史？

答：是的，法国的艺术有着非常辉煌过去。但是，二战之后，由于很多社会因素，艺术殿堂远离了我们，世界最优秀的艺术家都云集到了纽约，美国在艺术领域变成了全球现代艺术的轴心，进而取代了法国人的骄傲。世界艺术由此开始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并最终在抽象表现主义的确立上在欧洲现实了美国的胜利。但在我看来，一方面，当代艺术已经不需要一个地域化的标签，注明某件作品的创作者来自哪里。我更倾向于一种国际化的共同视野和艺术创作；另一方面，现代



答：到目前为止，我对展览所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满意，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想——就像刚才所说的，新的空间为这些作品增添了不一样的意义。例如中国艺术家王度的雕塑作品布什像，与雕塑“收租院”同时陈列在一个空间里，背景正好是农民起义的一个场景——美国政客领袖的八卦形象与中国特定历史的情节场面相重叠，令我感受到一种潜在的对应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我们的人员在这趟旅行中，也拥有一种全新的经历，中国式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方式，也成为展览最终呈现出来的一部分，而我们彼此配合得很好。最后，作为结束语，我想说的是：当我在展览现场，面对许多瞪大的好奇眼睛和专注的年轻面孔，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我们有责任把当代艺术带给他们！

对帕斯卡·皮奎的访谈在红色的沙发上划下句号。尽管言语的不通并没有对交流构成太大的障碍，但对于“重新看世界”，这个振奋人心的展览题目和引人向往的艺术前景，年轻的馆长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太多新颖的启示和具体的阐述。但是，在美术馆的展厅里，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艺术品却始终浮现在眼前：十个脑袋大的棉花团上，长出翠绿的豆芽——几天前，它还只是包裹着豆子的湿乎乎的一团白色，几天后，它将被遍布的豆芽完全覆盖；而等到展览结束的时候，它腐烂的内外会散发出阵阵异味——艺术行进的周期轨迹也无外乎这样，在死亡和新生不断交替的过程中呈现出它的意义。而面对的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应该予以谦虚的包容，重新另眼相看。这或许也正是本次展览的价值所在。

艺术在欧洲，其实最初也是不被理解和接受的。早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欧洲人对现代艺术普遍持质疑的态度。直到八十年代，大众才开始真正去关注这一领域。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对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现状的认识，也仍然在一个行进之中。同时，法国今天仍然有许多优秀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领域不断的实验，并得到政府的支持。

本：以影视和音乐为例，富有娱乐性和丰富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对大众的审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比较之下，当代艺术的受众面和影响力似乎都显得狭小而微弱。对此，您作为图卢兹现代美术馆的负责人，认为一个当代的艺术机构的作用和价值应该如何体现？

答：在我看来，影视、音乐、多媒体……其实都是艺术的一些组成部分。但它们与当代艺术比较而言，优势在于通俗易懂——大多数人在接受它们时并不存在知识结构的障碍。但当代艺术不同，它们通常有着更深层次的奥意，也应该要具备这样的内涵，因此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才能理解。同时，今天的艺术和我们过去的审美标准，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向。另一方面，流行文化是工业社会和科技文明的产物，它们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新兴的技术，有着引人入胜的视听感受，并蕴含着经济性的利润空间。当代艺术尽管也利用新媒体，但目的并不在于趣味性；尽管也有经济因素，但衡量的标准却不应该是市场。因此，当代艺术更需要大众的包容和政府的重视。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展览中，观众已经越来越多，他们从最初的质疑变成充满兴趣。尽管他们无法完全读懂作品的意义，但他们却非常乐意去了解这些新生的事物。其实，对当代艺术的了解，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需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这种新鲜的文化样式。例如这次的“重新看世界”展，目的就在于要为观众提供这种新生文化。

本：我想，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文化的“遗老”们实际上是在利益的攻歼中抵制这些新生的艺术现状。因此我想知道，在法国、在图卢兹当地，面对大众，你们是如何推出当代艺术，并让你们的市民接受和喜爱它们的？这个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收效又如何？

答：正如你所说，最初的时候，图卢兹当地的大部分民众对这些充满试验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并不接受，并质疑当代艺术浪费了纳税人的血汗。对于他们的不满，我们要做的依然是坚持把这些作品放在他们面前。当他们肯和这些作品面对面的时候，也许一扇门就被打开了；第二步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进去。第三步，也许就会发现有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出现——或许那不是属于他们的，但却是真实存在并有价值的。此外，我们会举办众多的当代艺术展览，甚至包括针对儿童、神经疾病患者的特殊展览，让他们共同参与到当代艺术的互动中来。我相信，这会是一个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

本：法国有很多重要的艺术机构，例如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网球场画廊，它们在当代艺术的进程中举足轻重。您认为图卢兹现代美术馆与这些艺术机构相比，自己的定位和特色是什么？

答：与大家熟知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网球场画廊相比而言，图卢兹现代美术馆显得非常的年轻，它只有五年的历史。但是，它显得还不成熟的一面却是具有丰富的活力——蓬皮杜艺术中心、网球场画廊，以及很多的艺术机构，都只是在固定的地方成为一个文化中心。但我们不同，我们的展览波及一个更为广泛的人群——在市郊和乡村，都设有我们的分支机构。我们的展览会同步在这些市郊和乡村巡回，以

扩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同时，我们每年会邀请十个欧洲的艺术家的到这些市郊和乡村的普通居民家里进驻，在那里创作艺术作品，最后举办一个大型的展览。

对于美术馆而言，计划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展览一般会在两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明年我们重要的有一个关于“人的欲望”的专题展览，一个挪威著名当代艺术家的个展；而2007年，我们将举办一个名为“绝对精神”的专题展览、毕加索的个展，以及一个太空艺术的展览，等等。

本：其实，美术馆将收藏品拿出来，到世界其它地方做巡回的展览，这种展示方式已经非常的传统。你们是否考虑过已经成形的艺术作品与不同展览场地之间的对应关系？

答：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展示空间的差异，我们通常采取这样的考虑：首先，我们在选择艺术作品的时候，就会考虑它是即将被送往何地，由此选择那些与展览当地的文化背景有关的作品。其次，我认为当代艺术的创作，本身就应该基于一个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因此，它的价值不应该在展示的时候受到地域的局限。其次，相同的艺术作品，在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展示空间发生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也将衍生一种新的内涵，就像米歇尔·布拉齐的《无题》这件参展作品一样，它将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不断生长出不同的价值，进而被赋予新的意义。而我们在收藏和选择这些艺术作品时，没有真实地看到这些将在未来延伸出的新含义，我们的初衷，仅仅是看到了它在当时当地的意义，但它们现在却与世界各地的当下都发生了关系。

本：展览昨天已经开幕了，您对整个现场满意吗？是否达到了你们预期的设想？

- | | | |
|----------|------|----------|
| 1、头的高贵姿态 | 油画 | 让·杜布菲 |
| 2、构图 | 油画 | 罕斯·哈顿 |
| 3、艾娃 | 综合材料 | 米默·罗索拉 |
| 4、60.1幅画 | 油画 | 热莱尔·斯奈德 |
| 5、无题 | 丙烯 | 山姆·弗朗西斯科 |

